

大暑期间,几场大暴雨之后是连绵的阴雨,山里气温骤降,营地上的羊圈污水成河,顺着地势,从帐篷旁边一条条往东南方向流淌。一开始驻扎的时候,我们便在帐篷周围挖好了排水沟,羊粪污水不至于冲进帐篷里来。但我还是会提着铁锹,巡视帐篷周围,看情况扩大排水沟的容量,也要将冲进沟里的羊粪及泥土挖出去,让水沟保持通畅。

这一年母亲生病,她和姐姐住在冬窝子静养身体,我和父亲拉玛粗糙地生活在夏季营地,我每天最担心的事情是吃什么,还有能不能吃到可口的饭菜。我对拉玛的做饭水平不担心,他有比较好的手艺,但那是在他没喝酒的情况下,一旦他喝了酒,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东西。而可怕的是他总是醉醺醺的。

他不怎么管牲畜的生活,天天在想怎么给我张罗一个媳妇,我很担心他因为心急而放低儿媳的标准,随便找一个女孩糊弄我,我告诉他让我自己来,但他不放心我,说我没有心眼儿,找不到好女孩。我拗不过他,我们经常为

这件事争吵。阴寒天气的到来,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

一天夜里,拴牛的地方,母牛们喊成一片。后半夜的时候出去检查,发现有三头小牛犊已经被冻坏了。我们把小牛犊抱进帐篷里面,用毡,用毛毯,甚至用被子把它们裹起来,放在炉子旁边,又给它们灌热水。它们状若筛糠,把毯子的一角抖动出眼花缭乱的频率。

这种情况下也没有我们睡觉的份,每隔一段时间就得去看看牛羊。后来,有几只扒光了旧毛而新毛还有待成长的羊也进入帐篷,接着是另外两头小牛犊,把帐篷塞得满满当当。

天亮后,添加了北风的阴雨使天气更加寒冰刺骨,有两头两岁的小牛出现了不好的症状,而且在我们来不及救助的时间里飞快地失去了生命。而我们的邻居一家已经在牛群那里大呼小叫了,因为他们们的几头小牛都已经冻死了。

我们与邻居阿勒腾·巴迪一家,以前其实并不熟悉,他们成为

我们的邻居也就是这个夏天的事情,他和我们原来的邻居交换了这一年夏季草场的营地,于是才成了我家的邻居。阿勒腾·巴迪正在牛栏里跟儿子大发雷霆。他儿子在

寒雨的夏天

索南才让

顶嘴,然后他们父子俩就在那里吵了起来。后来,吵架的声音低落下去,他们抬着牛,移到干净的地方开始剥牛皮。光景好的人家,也是舍不得将这些牛肉丢弃的,哪怕这种冻死的肉一点也不好吃。

我和父亲当然也要干这件事情,在阴冷的细雨中,拿着剃牛小刀,一人一头,剥牛皮卸牛肉,放到小帐篷的塑料布上,等待晾干,然后挂到大帐篷的炉子旁边,用牛粪烟把这些肉熏制起来,以免腐烂了。

每年冻死羊或者小牛都是会发生的事情,倒是见怪不怪,也没有觉得不可接受,但是阿勒腾·巴迪依然对他儿子不依不饶,因为他觉得儿子半夜里没有起来照看这些小牛和羊群是失职,他们一边剥牛皮一边在争吵。后来事情恶化了,阿勒腾·巴迪丢下刀子,

也从儿子手里夺下刀子,扔在地上,开始揍起了这个已经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他儿子没有还手,但依然不肯服输,还在争执,嘟嘟囔囔地不停嘴。

到了下午,阿勒腾·巴迪和父亲在一块儿说话,难得这么清醒地在一块儿交流如果天气再不好转该怎么办?当然他们也商量不出什么好办法。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依然对儿子的失职充满愤怒,他还试图说服我父亲鞭打我,他觉得我和他父亲都欠教育,他认为我们在学坏,而且不知悔改。

父亲本要一笑了之,但我对这个腿短的中年男人的阴险行为很鄙视,狠狠地顶撞了他,我说他是个烂人,咬不动大豆咬燕麦。这下真的惹恼了父亲,他觉得作为一个小辈,对长辈这样不客气地说话确实欠教养,于是他很敏捷地抓住我,真的用他常年别在裤腰带上的小鞭子揍了我。

无论如何,无论从哪方面看,阿勒腾·巴迪的计谋得逞了,他得到了想要的结果。当他和儿子一起回家的时候,两个冒失的背影那么亲密无间,让我觉得好像一个赤裸裸的阴谋落在了我们父子头上。

「鬼才」库伦奇斯的音乐美学

在音乐历史长河中,总会诞生艺术的革新者,他们一反传统,推进音乐变革,如贝多芬之于交响乐、瓦格纳之于歌剧、勋伯格之于十二音体系……21世纪,音乐「鬼才」库伦奇斯与音乐永恒乐团横空出世,为交响乐表演注入全新的声音理念。

近日,库伦奇斯与音乐永恒乐团在东方艺术中心连演两场,独树一帜的演绎掀起了音乐巨浪,也掀起了音乐评论巨浪。这是一个现象级的音乐表演,演出后,评论呈两极分化——极度喜欢与极度不喜欢,有争议恰恰体现了大家对乐团探索新声音、自身价值的高度关注。

去年,他们在沪演奏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天方夜谭》和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交响曲》,那种对乐曲解构后极致对比的全新声音所带来的震撼令我终生难忘。这次我是冲着马勒《第五交响曲》和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去听的。“马五”的小柔板是慢板乐章中的经典,“音乐永恒”的演绎让我特别感动,开篇,弦乐很轻很轻,声音动态范围控制在PPP,且在弱奏里再拉出层次,这是真本事!音乐像梦境那般一层层铺展,我时不时会想到影片《魂断威尼斯》,不愿那种美好的幻境被打破,那份爱而不得与隐忍都在音乐里。第二天的“肖五”,作品规模宏大,常被比拟为“命运”交响曲,库伦奇斯与乐团将老肖独特的笔法、音响动态、细节全部调动展开。第三章尾声,竖琴与弦乐交织,凄美到极致,让我听了有落泪的冲动。至末乐章,乐队火力全开,尖锐得像一把把利剑的铜管,尖锐怪诞的跳跃的木管、令人胆颤的小军鼓的敲击、定音鼓的滚奏与直入云霄的弦乐震音此起彼伏,音乐燃爆全场!库伦奇斯与乐团将老肖这份从永恒的悲剧中升华起来的博爱表现得强烈而刻骨。

当父亲把最后一袋碾晒好的高粱整齐垒上粮仓顶部时,我的心终于踏实下来。

天已渐冷,若迟一两天,突遇降温或初雪,穗子就免不了被冻死在枝头。他硬是把收割的时限挨到了最后一刻,好让他的

父亲喜欢贴着极限决策和行动,他大概享受这种在边缘行走的快感。在我的记忆里,他思维敏锐,行动迅捷,盘算好做什么,二话不说就行动,也绝不跟家里人商量讨论。

这次种高粱也一样,母亲和我起初毫不知情。今年年初,我曾带他去临安九狮村闲逛,家家户酿酒,父亲走走看看,暗自动了心。清明前后,说回去转转,一直也没吐一个要种高粱的字。“五一”我旅行回来,母亲说,你爸在村里已盖好新房,要种高粱。

我得知消息两天后,房子结顶。燕子住进来了,呢喃着,盈盈地飞。父亲感到欢快,发视频给我们,我和母亲看了听了,心里也觉得一阵快慰。父亲一天都没休息,踏进了地里,抓紧种高粱。我自然是心疼他累,但也帮不上他什么忙。何况,我心里生着他的气——他想什么做什么从来不跟家里说。他盖房子花了不少钱,母亲一生勤劳节俭,元旦开始一天没停包饺子挣小时工钱,工资到手,不隔夜就转给父亲,这更让我心疼。

九月初,我去蒙古国,草原上牧民随心所欲的舒

展生活带给我独特的生命感受,我想到了父亲。回来后,我去看他的高粱地。我家房子才刚结顶,我没回“家”。姨父高兴地跑着把

晚熟的红高粱

张晓飞

我爸去外面找回来,留我去他家吃饭。

隔日一早,我跟着父亲去看他的高粱地,穿过田间地埂和山头无名小路时,父亲说哪一年哪个位置有匹野马,哪一年哪个位置有过蛇盘兔,哪棵树上天天喜鹊落得最多。我一路默默听着。高粱穗子整齐划一排布着,连高低都是一样的,我便知道父亲如何用心了。常种地的人不这么种高粱。他是在用木匠或焊工的手法种他的高粱,秋天的暖阳洒在高粱穗上,大地上闪动起许多光点。

父亲不会使唤毛驴、骡子或马,那是祖父才有的本事。他使用在网上花两万元买的犁地机加三千元的三轮车种地。我问他,万一没有收成,怕不怕别人笑话你。他说,没事。

把我拉杆箱里的所有衣物都给他留下,他去院子里摘了新鲜的西红柿、豆角和玉米,还有不知道谁悄无声息堆在院子门口的南瓜、大葱、马铃薯。我装了满满一箱子,赶在上海台风来临的前一天到家了。

我一直惦记着地里红了一半的高粱,怕一场霜雪落下来,好在天气一直晴好着,父亲的高粱全红了,红

透了,红肥了。我暗自佩服起他的耐心和沉着,他做成了好极致的一件事。我心里也早就通透了,就算霜雪把他的高粱盖了、冻了,颗粒无收,我也觉得父亲这一年很了不起。

秋收那天,全村21户人家都来了,村庄多年没有聚在一起做过农事了。大伙都来帮父亲收割他的高粱,把一件原本辛苦而朴实的农事烘托成喜庆的乐事。我让父亲把扬场的照片发给我看看,我看到连枷甩在空中飞,看到木锨把穗壳扬在天上,他的镜头都是这样朝上45度照着,我猜他一定也在歪着头笑着。

高粱晚熟了,高粱丰收了。我想我也是。

中篇小说《不安》主人公小安,他是一位摄影师,去一个叫安寨的地方拍摄泥石流景观,目睹了一场垮塌。为了写这篇小说,我了解了一些摄影家及其作品,其中包括荒木经惟这样的摄影家,以及他的街拍作品。我开始尝试用手机进行街拍。不为拍摄本身,只为小安体验一下摄影师的感受。

在通往大学城的地铁上,我拍摄到一张照片。照片上,牛仔长裙是浅灰色,而挎包则是深蓝色。到星耀路站,我拍摄到另一张照片。照片上,牛仔长裙是深蓝色,而挎包则是浅灰色。我不曾留意过两位女士的头发和面容,只为她们的长裙和挎包所吸引。驱使我去拍摄她们的,可能也不是长裙和挎包本身,而是浅灰和深蓝这两种颜色。她们先后出现在我乘坐的这个车厢,一位从塘子巷站下车,另一位从星耀路站上车,之间相差好几站,并没有相遇。如果相遇且互相引起注意的话,她们一定十分吃惊,两人的长裙同款,挎包也同款,而且一方长裙与挎包的颜色恰好与对方互反。一个巧合,两个巧合,三个巧合。我拍摄到三个巧合。其实还有第四、第五、第六个巧合:她们小腿一样健壮、白皙,脚踝一样饱满、圆润,鞋子是同一款鬼塚虎。

这些,似乎超出了巧合的范畴,再说,生活中哪有这么多巧合?这是重复,有意味的重复。

重复,意味着复数的她们是单数的她,而单数的她也是复数的她们。

川端康成说,美是邂逅所得。邂逅需要机缘。事实上,川端康成发明这句话,也是极其偶然的。他住在一个旅馆,清晨醒来,发现房间桌上花瓶里插着的花(什么花?我没记住),一夜未眠。在另一个旅馆的露台上,也是清晨,他看到那些随意摆放着的玻璃杯,折射了来自大海的天光,那柔和与明亮超越了所有时刻。这一个旅馆与另一个旅馆,一个清晨与另一个清晨,在川端康成那儿,是一次又一次重复。

邂逅所得,美,如果能一再重复就太好了。

以前,我将自己的一些行为,喜欢的某部翻译作品(如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同一个译本(李文俊译本、周克希译本)不同版本都会买,将这种行为视为贪婪,觉得应该克制,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喜欢的茶杯、咖啡杯、钢笔、记录本、T恤,都会超出实际需要一买再买。拍摄到这两张照片,并且联想到川端康成这句话之后,我得以重新解释,这不是贪婪,而是一次又一次去邂逅美。

不过,生活不可能一直令人惊喜,拍摄这两张照片的这种机缘没再重复出现。它成了一次值得追忆的经历。小说《不安》主人公小安,目睹美的毁灭,深感不安。我又一次见到美的重现,也会不安。

我确信,“不安”是对美的本能反应,它也会一再重复。

蜂巢,献给蜂王,这对于它们,是写进基因里的密码。设计这一密码的应该是更神秘的力量,为了蜜蜂种族的生存和传播。如果让蜜蜂像人类一样“男耕女织”,可能它们早就灭绝了。

我管不了遗传密码的设计,但我一定是无意间打开了窗户,让它们误以为这里是温暖的归宿。

一边清扫死去蜜蜂的尸体,一边想它们的命运。如果在野外,初冬的寒风中,蜜蜂也已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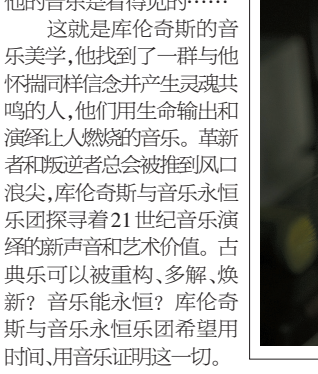
人类歌颂蜜蜂是因为它们为人类奉献了蜜,不能产蜜的时候蜜蜂怎么孤独死去的,人类并不关心。这些干燥的、轻轻一碰就会变成粉尘的小小身体,活着的时候,它们也有愿望、梦想吗?

我永远不能知道了。知道了又会怎样?晚上入睡前,一只蚊子飞过来了,也是雌性的蚊子,雄蚊子已经死在夏天。经历了蜜蜂之死,我想,是点起电蚊香撵走它,还是给它提供一点养料,让它度过寒冬?

它能吸的血很少很少,对我来说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有了一肚子食物,它说不定能熬过后面越来越冷的日子。

蜜蜂嗡嗡嗡嗡听起来令人欢喜,为何蚊子的嗡嗡声令人生厌?我将电蚊香插头插上了。房间的门是开着的,它可以飞走也可以继续盘桓,能否从我身上获得营养,要看它的造化了。

人将蜜蜂和蚊子分成益虫与害虫,这当然是从人的角度而言,蚊子要吸食哺乳动物的血,这也是由基因决定的,由不得它选择。我没有吃过飞到我房间的蜜蜂酿的蜜,按理说不欠它什么情分;我无意中可能喂食过房间里的蚊子,也不必它来向我感恩。我们都在遵循更强大、更潜隐的规则。



这就是库伦奇斯的音乐美学,他找到了一群与他怀揣同样信念并产生灵魂共鸣的人,他们用生命输出和演绎让人燃烧的音乐。革新者和叛逆者总会被推到风口浪尖,库伦奇斯与音乐永恒乐团探寻着21世纪音乐演绎的新声音和艺术价值。古典乐可以被重构、多解、焕新?音乐能永恒?库伦奇斯与音乐永恒乐团希望用时间、用音乐证明这一切。

前些年,我获得过一次法国达盖尔国际摄影展的金像奖,奖品很精致,是达盖尔本人形象的小金人。我把小金人放在桌上,想拍两张照。一是要告知主办单位,奖品已收到;二是想发个朋友圈,满足一下虚荣心。不想刚放好小金人,我们家那只猫就蹿了上来,绕着小金人转来转去,闻闻蹭蹭,还凑近呈凝视状。我有点纳闷,小金人为何对咱星人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吸引力。纳闷中,我按下了快门,趣味还真是一点。朋友圈的评论很有点七嘴八舌,有的说:“猫也是崇尚荣誉的。”有的说:“在猫的眼里,小金人属于它。”还有的说:“他们可能是前世有什么缘,只是你不知道而已。”照实写出,与大家共同感受其中的趣味。

小猫崇拜“大师”
马亚平

摄影